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国政府扩充网络部队 青少年精英受青睐

据《纽约时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26 日报道，为应对外国黑客的频频攻击，美国政府加强扩充网络部队，打响网络战；而在这支部队中，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即美国国内的青少年网络精英。据该报道称，近来外国黑客对美网络袭击频发，他们窃取有价值的商业机密，恐严重破坏国家基础设施与经济。面对前所未有的网络威胁，美国宣布将新增多达 40 支网络部队，其中 13 支将用来发动网络进攻。而在打响网络战的队伍中，美国国内的青少年网络精英将是对付国外黑客的重要后备力量。美国国土安全局预估共需要 600 名国内青少年“黑客”。但以往吸纳培养青少年网络人才让其为指定企业工作或是选择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太容易为其贴上标签；而现在，他们将在美国国土安全局接受进攻数字化战略培训，重点在于培养拦截恶意攻击的能力，防范抵御外国黑客。美国国家顶级计算机安全培训师之一埃德斯科迪斯 (Ed Skoudis) 表示必须告诉这些孩子，他们所接受的培训是非常酷、非常振奋人心的，而且他们一定要明确将防御黑客的技能应用到公共部门是非常重要的。

另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最高情报机构之一国家安全局 (NSA) 与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将在 4 月份联手举办“高中黑客大赛”，目的在于发掘和培养懂得攻防的下一代“网络战士”。黑客在线比赛将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6 日举行，6 到 12 年級的初中和高中生都可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参赛。NSA 代表万恩斯 (Vance Vines) 表示，美国需要大量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士，帮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应对未来的挑战。他说：“当涉及到国家安全，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一个专业的、才华横溢的网络团队，我们需要最好、最聪明的人，来帮助我们战胜对手。”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布伦利 (David Brumley) 表示，比赛设计充满乐趣和挑战，他希望参赛者能把计算机安全视为一个优秀的职业选择。因为政府对网络安全关注极高，给任何部门打电话，

他们都会告诉你无法聘请到足够的网络安全人员。

路透社：中企抢攻美国加气站市场

据路透社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19 日报道，来自中国的新奥集团(ENN Group Co Ltd)不动声色地计划在美国高速公路沿线大规模建立卡车液化天然气加油站网络，单是今年就计划建造 50 座，有意抢攻美国的大卡车加气站市场。中石化集团(Sinopec Group)看准庞大的天然气潜在利益，今年 2 月宣布将以 10 亿美元购入美国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 Corp)在密西西比州石灰页岩的石油及天然气资产。文章说，在中国已具备设置液化天然气加气站能力的新奥集团，继中石化集团后积极进军美国的加气站市场。据消息来源说，两年前新奥集团原本有意与美国洁净能源公司(Clean Energy)联盟，但遭到该公司拒绝。随后新奥集团找上犹他州的一家小公司甲烷能源公司(CH4 Energy Corp)，并共同成立 Transfuels LLC 公司，对外以 Blue LNG 名义营运。新奥集团对该合资公司拥有多数股权及控制权。Transfuels LLC 公司不愿透露新奥集团的投资金额，据业内专家表示，在美国设置一个液化天然气站的成本大约是 100 万美元，因此以新奥集团今年计划设立 50-60 座的目标，估计新奥集团今年的投资金额至少 5000 万美元。Blue LNG 投资加气站的计划大胆且迅速，其执行长诺顿(Merritt Norton)在 3 月初接受访问时表示，目前已有 5 个加气站正式营运，还有 3 个加气站将在 2 周内加入营运行列。文章引述，新奥集团并不满足于设置加气站，未来甚且计划在美国兴建液化天然气工厂，以测试美国市场的反应。该信息来源同时表示，新奥集团采取低调进军美国市场的原因是担心积极扩展会引发激烈的竞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有 28 个公共 LNG 加气站。洁净能源公司现行则已有 70 个 LNG 加气站，壳牌公司(Shell)虽曾表示计划建设 100 个 LNG 加气站，但并没有时间表。一名熟知 Blue LNG 决策的人士表示，Blue LNG 计划在美国设置 LNG 加气站的总量为 500 座。Blue LNG 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有意在美国设立加气站网络，但实际数量取决于各项变动因素。

美媒披露秘密报告：美国应积蓄力量搜集中国情报

据《华盛顿邮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21 日报道，近日美国白宫智库出炉一份秘密报告，警告情报机构过分关注反恐军事行动和无人战机行踪，而致使中国情报搜集、中东事务和其他国家安全问题成为盲点。《华盛顿邮报》称，这份秘密报告是由新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 和前奥克拉荷马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大卫·博伦 (David L. Boren) 领导撰写, 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 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忽视了传统情报, 如中国情报的搜集, 应该予以转变。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后, 美国情报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各项反恐战, 而最新出台的报告则意味着情报机构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该报告目前已分发到国家高级安全官员手中。博伦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讲, 情报机构已经成为军事支援行动力量; 情报人员和资源的部署已经变得如此不平衡, 我们需要显著改变。我们积蓄力量搜集中国情报不是为了打击中国, 而是从长远方面考虑, 对美国来讲, 中国比阿富汗更加重要。”他强调, 需要数百名情报分析专员追踪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另一位专家、前民主党众议员汉密尔顿 (Lee H. Hamilton) 也表示, “中央情报局已经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军事任务方面, 传统的间谍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他呼吁, 应该把用在反恐上的巨大资源转移出来。“我们过于关注反恐任务了, 是时候返回到传统的搜集和分析情报上来了。”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奥巴马前高级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 (John O. Brennan) 早在 2 月就预警国会, 他计划重新评估中情局“分配的各项任务”, 他认为中情局涉入“致命反恐任务”的比重过大。白宫方面也正在权衡是否要在无人机问题上减少中情局的作用, 转而赋予国防部更大的控制权, 但有些官员也声称, 这个过程需要数年, 也可能不会涉及到巴基斯坦的无人机任务。

在美投资移民拿绿卡日渐兴起 中国人占七成

据《华盛顿邮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21 日报道, 投资移民对于拥有足够资产并有意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来说具有吸引力, 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倾向于通过 EB-5 签证在美投资移民拿绿卡, 而据统计, 在这其中中国人位居首位 (美国 EB-5 投资移民项目于 90 年代实行, 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资移民来美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 此类签证每年有 1 万个名额)。根据政策, 只要投资者满足在美国投资 100 万美金以上并创造 10 个就业机会的条件, 便可获得两年有条件移民签证。该政策在国会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 他们认为移民投资很好的吸引了外资、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表示, 用投资的方法举家移民是非常好的想法。文章称, 越来越多的外国公民倾向于通过 EB-5 签证在美投资移民拿绿卡, 自 1992 年到现在, 已有超过 29000 人通过 EB-5 投资移民在美拿到移民签证, 同时外国公民在此期间共投资超过 680 亿美元, 直接或间接创造了 50000 个就业机会。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2012

年共发放创记录性的 9000 多个移民签证，接近年度上线 10000 个名额；其中 70% 为中国大陆投资者，还有不少投资者来自韩国、台湾、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葛瑞（Vincent C. Gray）也曾努力吸纳海外投资移民者。华府官员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有 300 位海外投资者在哥伦比亚特区 4 个项目上投资超过 1 亿 5 千万美元，其中大部份投资者来自中国”。有关专家表示，申请者需要正确认知美国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风险性，其核心是“投资并创造就业”，政策要求有关投资必须是有风险的，这也是美国投资移民的重要特征之一。移民申请人在选择办理 EB-5 项目时，应保持理性并具备风险防范意识。所谓的“风险”是正常的商业投资风险，风险并不意味着就是危险，而应当是不确定性。无论是移民机构或是投资申请人，都须做好风险的事先防范和事中管理，盲目担心和草率投资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应对朝鲜再射导弹 美国防部宣布四项措施反击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3 月 16 日报道，在朝鲜向日本海公海上空试射两枚短程导弹的当天，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3 月 15 日在五角大楼宣布，为了加强应对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国防部将采取四大措施，包括额外部署 14 个导弹拦截器、在日本增加新的雷达系统等。朝鲜半岛局势近期持续紧绷。据韩联社报导，朝鲜 15 日下午向日本海（韩国称东海）公海上空试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报导援引韩国军方消息人士当天表示，正在日本海进行炮击训练的朝鲜军队，当天向公海试射了两枚疑似 KN-02 的导弹，目的可能是测试短程导弹的性能。朝鲜单方面宣布废除 1953 年《停战协议》，金正恩还威胁要攻击韩国边界的一个岛屿，命令作好战斗准备。哈格尔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国防部将采取四大措施：第一，美国将在阿拉斯加州葛瑞利堡（Fort Greely）的 2 号飞弹基地（Missile Field 2）新增 14 个地基导弹拦截器。这将使得地基导弹拦截器的总数从 30 个增加至 44 个；第二，美国计划将在日本安装第二个 TPY-2 雷达系统，这将使得在美国或日本可追踪从朝鲜发射的任何导弹，提供预警；第三，在国会的要求下，将可能在美国增加新的地基拦截弹（GBI）基地；第四，重新拟定 SM-3 IIA 拦截导弹计划，这将很快使美国增强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同时进一步加强应对朝鲜。上个月，朝鲜宣布其完成了第 3 次核试验。去年 4 月，朝鲜展示了一个据信是道路机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在发射的火箭上安装了大浦洞-2 型导弹（Taepo Dong-2）。哈格尔说，这显示朝鲜在远程导弹方面取得

进步。美国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副部长米勒（James Miller）本周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年会上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应对朝鲜的威胁，而朝鲜刺耳的公开声明使得美国采取谨慎措施来击败朝鲜的洲际导弹变得非常必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本周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朝鲜的好战言论除了政治上的考量，还可能“反映了朝鲜的实际意图。”克拉珀以朝鲜击沉天安舰和炮击延坪岛事件举例，他认为，不排除朝鲜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不警告而进行有限攻击。他说：“朝鲜展示了有可能严重威胁美国和东亚安全的能力，已为部署疑似洲际弹道导弹采取了初步措施。”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李特尔在媒体简报会议上表示：“对于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任何偶发紧急状况，美国都作好了回应的准备。”

美军承包商伊拉克战争获益 1600 亿

据《赫芬顿邮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20 日报道，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10 周年之际，那些提供安保、后勤以及重建工程的国防承包商却收获了丰厚的报酬。这些承包商多数与小布什政府高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报道认为截止到现在，保守估计至少有 8000 亿美元用在了伊拉克，而私人承包商至少将 1600 亿美元收入自己的腰包。其中排在前十位的承包公司与美国政府签下的合同总价值高达 720 亿美元。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曾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哈利伯顿(Halliburton)公司以总价值 395 亿美元的承包合同排在首位。科威特的 Agility Logistics 和科威特石油公司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分别获得价值 72 亿美元和 63 亿美元的承包合同。不过，该报道援引 CNN 的报道认为，美国政府因伊拉克战争给私人安保、后勤保障以及重建工程等付给承包商的报酬为 1380 亿美元。而且，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雇佣的私人承包公司的工作人员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军的在地面军事人员。

美法官裁定 FBI 秘查公众私人信息违宪

综合美国媒体 2013 年 3 月 15 日报道，美国加州旧金山联邦法院周五裁定，美国联邦调查局向银行、电讯公司和其他企业发出国家安全密函索取客户资料，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据悉，“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允许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无须法官批准就可以发出国家安全密函，要求银行、电讯公司和其他企业，交出客户资料。联邦调查局禁止收到国家安全密函的当事人向他人披露信息。加利福尼亚州主审法官伊斯顿（Susan Illston）表示，政府未能

证明密函及这项政策属于国家安全有迫切需要的领域；而且这项“禁言令”最终将会导致“由于信件的内容存在被解读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含意”而没有人敢说话。国际非牟利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在 2011 年代表一家匿名电讯商提出诉讼，指出这种做法违反宪法。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律师齐默尔曼（Matt Zimmerman）表示，“我们非常高兴法院承认识到相关法令的违宪处”，“政府为了监控言论而使用一些有争议的监视工具。我的受理人期待某一天它可以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合法性。”

美最新民调：支持率居高 奥巴马受 57% 国人支持

据《华盛顿邮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3 月 27 日报道，《华盛顿邮报》与 ABC 新闻调查（Washington Post-ABC News poll）近日出炉了一项新的有关总统的民调报告，结果显示近 6 成美国人支持奥巴马，认为其仍散发着强烈的个人魅力。该报导称，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一直在处理一系列极为棘手的政治经济事宜。最新的这项调查显示，57% 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奥巴马，另有 41% 的人投反对票；而这一比例同 1 月末时奥巴马刚就职第二任期刚几周的调查结果相似，那次为 60% 支持，37% 反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奥巴马又赢回了更多的公众支持与重视；相比较而言，本月初的那次全国民调，奥巴马支持率下降，只有 50% 的民众支持他，46% 持反对态度。文章称，这样的起起落落并不足为奇，纵观奥巴马总统的两次任期民调结果，喜爱支持他的人远远比认可他工作的人多。总结来看，相对于他的政策而言，人们更喜欢他个人。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因素在奥巴马赢得第二任期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从 2012 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中也可看出端倪。那时，每 5 个选民中就有 1 个人表示，“我要选出关心我的总统，这是首要关注点”，而奥巴马正是这样的人，他赢得了 81% 的支持率。尽管第二任期麻烦多多，他游走在白宫和国会之间争论自动减支、枪支管控以及移民政策事宜，但这丝毫不减损人们喜爱他的热情。文章认为，这一点或许可以算作奥巴马在未来政治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重点关注

日本——诱人的毒酒杯

本文作者阿米塔伊·埃茨昂尼，曾担任前总统卡特的高级顾问，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其最新著作《热点：后人权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已问世。

把日本当作遏制中国的主力军是一个好主意——但华盛顿不应这么做。遏制中国的政策可能合适，也可能不合适。美国的鹰派必须意识到激怒潜在的对手其实并不明智。

乍看之下，利用日本的策略似乎很明智。《华盛顿邮报》社论主编弗雷德·海亚特(Fred Hiatt)认为，“安倍晋三的前任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并不多，但由于美国想用较少的花费来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竞争，其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的作用会很大。”让日本参与进来是一种分担责任的策略。而且日本也很想参与，因为它已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和挑衅，正设法褪去二战后的和平外衣。

安倍正在煽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试图修正二战后的既定政策，并复兴军国主义。但他在美国访问时，语气比较温和。最近，安倍指责中国因国内混乱而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以转移注意力。这番话有无道理姑且不论，单看日本，目前国内经济低迷，也确实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对美国而言，用日本来遏制中国反倒会激怒并激活中国。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积怨颇深。在中国人看来（也包括不少西方的历史学家），近代史上，列强多次侵略中国，并长时间占领某些区域。其中最让中国人产生惨痛记忆的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三省和沿海地区的暴行。

在所有这些暴行中，最让人发指的是南京大屠杀，日军杀害了数十万的战俘和平民，并且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日本人用中国战俘做医学实验，并且使用生化武器，据一些学者估计，逾二十万平民死于日军的细菌战。此外，日军还强迫大量妇女——多数来自中国和朝鲜——充当慰安妇。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日本和德国。德国正视历史，教育下一代要有历史的责任感，要吸取教训，面向未来，同时和历史上的宿敌——法国——结成联盟。而日本却不太愿意承认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虽然日本官员已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似乎诚意不够。比如，安倍在 2006 年以首相的身份向二战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侵害的国家和地区道歉，但他却在其他事情上遭到批评：2012 年，在再次就任首相之前，安倍参拜了供奉有日军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在中国人眼里，靖国神社是日本拒绝反省历史的象征，而安倍的参拜更是火上浇油。另外，安倍否认日军强迫大量妇女充当慰安妇。同时，他还计划修改 1993 年时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

日本右翼欲淡化二战时日军的暴行。比如，在 2000 年和 2001 年，一个有大资金支持的右翼组织成功说服教育部门审查并通过淡化和删除战争罪行的中小学教科书。“新的历史教科书”仅把南京大屠杀描述成一次有争议的“事件”。

此外，日本国内有一股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欲把日本描述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者，而非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如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施奈德（Daniel Sneider）在《国家利益》杂志中所写到的，日本很像二战时的德国，“只有在抛弃了在令人深恶痛绝的为战争罪行辩护之后，才能发挥领袖作用。”从目前安倍的举动来看，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经过全面评估后，美国可能认为中国急于成为有雄心的世界强国，用一位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中国盯上了“本应属于美国的午餐”。这样，美国会放弃以和平互利的方式解决和中国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让日本遏制中国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且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上升，军国主义也有所抬头。但这种想法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而如果实施，那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正如我刚才所写到的，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实力来威胁美国——但是通过不断深化中国是敌人这一想法，美国可以把中国当成敌人。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条能让中国成为地区性强国的政策，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那么煽动日本并不明智。美国可以很容易地让日本增加军费和防务承诺，以对抗中国。不过，这种战略的成本比较高。中国会感到被孤立、被挑衅。这样，在美国所关心的事情上，中国会表现出不愿合作的态度，比如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同时，中国也会加快发展军事力量。

华盛顿试图联日制华看上去很明智，因为这分担了责任，但结果很可能是背上更重的包袱——中国将被彻底激怒，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防开支大幅增长。

也许有人会说苏联就是这样被打垮的。但今非昔比，那时，美国经济强劲，而苏联却摇摇欲坠。而现在，经济对比则不同；中国有能力承担军费增长，而美国却有些捉襟见肘。

（文章来源：《国家利益》网站，2013 年 3 月 19 日）

美新增 13 支进攻性网络部队应对外部威胁

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3 月 12 日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透露说，他正在新增 40 支网络小队，其中 13 支重点任务是在美国网络遭受攻击时，向其他国家发起进攻性网络攻击；力争在 2015 年秋季之前组建完成这支队伍。美国网络司令部 2013 年将扩编为接近 5000 人，年度预算达到 34 亿美元。该司令部 2010 年建立时仅有 1000 人，当年预算也只有 1.2 亿美元。亚历山大一直是美国在网络问题上主要战略制定者，但在此前，他总是从防御角度来谈论此事；他通常会回避有关美国进攻能力的问题，会把这些问题转化成有关防御的讨论。但他 12 日表示，进攻型网络武器正在增长和演变，而其他国家研发的网络工具最终落入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的极端组织或个人之手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奥巴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开发此种进攻能力以备战时使用。此间观察家认为，美国此举的目的旨在针对中国。尽管亚历山大的评估悲观，但他并不认为美国已经直接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网络进攻威胁，因为发动进攻的来源很容易被追踪，并引发大规模的反击。相反，他认为更紧迫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对私人和公共网站、资产以及信息的低层度骚扰”。亚历山大警告说，美国遭受的战略威胁正在恶化。华尔街在过去 6 个月内遭到的网络攻击明显增加。在此期间，各银行遭到 160 多次破坏性网络攻击。在当天，亚历山大没有直接点名具体的国家。但 11 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指名道姓要求中国调查此类攻击事件。多尼伦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美中关系日益增长的挑战之一。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不仅使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政府信息泄露，还使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和技术遭窃，他还给北京提出了“三点注意”。

尽管威胁远不足以在国家层面上对美国构成挑战，但亚历山大告诉议员们，除了 13 支进攻性队伍，其他正在筹建的 27 支队伍则主要完成培训和监控任务，并将发挥支持诸如太平洋司令部与中央司令部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他介绍说，这支队伍的首批 1/3 人员包括数千名平民与军人，将于 2013 年 9 月前组建完成，一年之后，第二批 1/3 人员将部署到位。他还透露，一些部队早已部署到位，主要应付“最为严重的威胁”。亚历山大还透露，这些队伍也会在美国境外工作，但他没有谈及具体部署在哪儿。据悉，近年由美国支持的一次针对伊朗核浓缩设施的大型电脑攻

击中，这位国家安全主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他在听证会上没有讨论那次机密行动。在亚历山大发出这番言论稍早前，美国几大情报部门还共同对外发布了年度“世界范围内威胁”评估报告，史无前例地将网络攻击列在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第一位置，着墨之重一跃超过了对阿富汗极端恐怖组织的描述。

就在同一天，美国 16 家情报机构还发布了一年一度的《美国情报界世界范围威胁评估》报告。这份 34 页的报告列举了美国面临的“各种威胁”：从伊朗铀浓缩和弹道导弹技术，到仍不明朗的叙利亚局势，再到中国在世界稀土供应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其中最令媒体关注的是，报告突出强调“在伊拉克战争已经宣告结束和本·拉登遭到击毙的情况下，外界对计算机网络的数字攻击已经取代了其他的安全担忧”。很明显，网络攻击在该报告中首度成为第一大威胁，取代了国际恐怖主义，这在 2001 年“9·11”事件之后尚属首次。报告还指名道姓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先进的网络行动者”。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James Clapper）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太可能在近期对美国实施“摧毁性的”网络攻击。评估报告认为，拥有这种技术的大国在没有发生危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军事冲突和危机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发动类似袭击。克拉珀将“摧毁性的”网络攻击定义为“可导致长期的、大范围的公用事业服务中断，如地区性断电”的行动。

此外，一些“孤立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被描述为可能利用复杂性较低的网络袭击作为报复或挑衅的手段。克拉珀列举了两个具体的攻击案例：2012 年 8 月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攻击，以及去年对一些美国银行及证券交易所的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些都是伊朗所为。除了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安方面炒作网络威胁，剑指中国外，奥巴马 13 日在接受一个电视访谈时肯定地表示，某些美国私人企业或公共机构受到来自中国黑客袭击的事件，其背后或许有“政府的支持”。奥巴马表示，美国将针对对美国发起的网络袭击，与外国展开强硬对话。美国向他国传达的立场十分明确，也就是说，美国期待他们切实遵守有关网络安全的国际协定与法律。

2013 年 2 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一份报告引发舆论炮轰中国军队的狂潮。至今，这种指责中国网络攻击的声音，更是由美国政府主导在全美蔓延开来。对此，华府观察家认为，白宫此举的目的有一石二鸟之意。其一，是用来防备人民解放军；其二，则是为推行美国国内网络安全立法提供民意基础。

（2013 年 3 月 19 日《纽约时报》MARK LANDLER 报道）

美媒：在中亚地区与中俄合作

编者按：摆脱过时的地缘政治角逐思维，重新打开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参与到与俄罗斯、中国的开发合作活动中，也许是美国在结束阿富汗战争后对中亚地区最佳的战略选择。

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俄罗斯正通过双边协议和多边一体化加强对中亚地区邻国的影响力。最近，俄罗斯同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签署了协议，将延长俄罗斯在两国的军事部署时间，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也对外宣布希望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联盟。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加强该地区安全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的实力，包括升级迅速反应部队并加强军事演习。在重返克林姆林宫前，普京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成立欧亚联盟。俄罗斯表示欧亚联盟最早有望在 2015 年成立。俄罗斯官员反复强调成立欧亚联盟将是未来几年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而欧亚联盟却是希拉里·克林顿在都柏林访问时极力谴责的方案。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重心一直是确保中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具体来讲，就是限制它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情形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独立二十多年以后，与印度、土耳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今天的中亚地区已经没有再被俄罗斯殖民化的危险。作为中亚地区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天然气销售量已经超过俄罗斯，现在中国是中亚五国中四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与此同时，土耳其是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出口国。其他国家的经济参与让中亚国家有能力避免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并加强各自的主权，而这正是美国过去二十多年对该地区政策的重点。

今天，中亚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不是外部控制，而是内部分裂。尽管阿富汗战争促使中亚国家采取合作，但中亚五国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由于水资源和边界问题引发的紧张形势有可能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占领了与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边境，并在那里采矿，还威胁称将使用武力阻止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大坝项目的竣工。）

与此同时，腐败、压迫和管理不善问题到处存在，导致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冲突日益加剧，

并成为伊斯兰主义不断扩张的温床。小规模暴动便让塔吉克斯坦遭受重创。近些年，吉尔吉斯斯坦饱受动乱之苦，其中 2005 和 2010 年的抗议推翻了当时政府，并在 2010 年末发生了针对乌兹别克人的种族大屠杀。中亚地区是阿富汗生产的鸦片的主要过境通道。腐败盛行助长了毒品交易。尽管美军 2001-2002 的军事行动把大批中亚地区的圣战者驱逐出了阿富汗，但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并且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势力合作。当地许多人担心美军撤离阿富汗后会这些问题更加恶化。

虽然当前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但美国依然奉行不让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中国）参与其中的政策。美国限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当时，车尾贴上到处都写着“幸福就是多重输油管道”，而克林顿政府则力推从里海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以此来限制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生产国的市场支配力。美国鼓励北约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和欧洲-大西洋合作关系委员会扩大其影响力。该策略强调政治和经济改革，因为美国认为中亚地区的国家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改革，同时这也是弱化与俄罗斯的联系途径。

9/11 事件后美国与俄罗斯的竞争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就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使用这两个国家空军基地的协议，中亚的其他几个国家提供了另外形式的后勤支持，例如飞越领空权，空中加油以及物资供应运输。俄罗斯急切地想证明有资格作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因此不愿意特立独行，尽管如此，也不能阻止美国即将在中亚地区部署军队。

2005 年 5 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部队残忍地杀害了上百名抗议人士，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参议员呼吁对该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然而俄罗斯和中国却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不久就要求美军撤出乌兹别克斯坦，并于 2005 年 11 月加入了俄罗斯领导下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乌兹别克斯坦于 2012 年退出该组织，与美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中亚地区多极化发展趋势）。

2009 年 6 月在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首次会晤时，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在中亚地区部署军队符合俄罗斯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利益需求，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放弃要求美军撤离吉尔吉斯斯坦空军基地。此外，梅德韦杰夫同意美国通过俄罗斯领地运送军队和设备，为建立北部运

输网络（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打下了基础。跨越欧洲、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从而到达阿富汗的运输路线减弱了美国和北约盟国对穿越巴基斯坦运输线路的依赖，并带来了美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在过去，巴基斯坦多次关闭了美军穿越巴基斯坦的运输线路。

尽管美俄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然而华盛顿却在 2011 年 9 月份宣布阿富汗战争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打造全新的丝绸之路，目的是将中亚地区国家和阿富汗融入全球市场。这一战略的难题是建设连接中亚地区和印度洋人口聚集区和港口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边境通道和输油管路）。该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延期到现在的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建设。

与此同时，北约正在探讨如何利用军事合作关系使中亚地区的军力重新整合到欧洲-大西洋世界。在中亚和俄罗斯看来，新的丝绸之路战略——希拉里·克林顿在金奈的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更像是美国努力使中亚地区经济体转而面向美国新的合作伙伴印度，代价就是牺牲它们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的经济联系。

当然努力建设新的贸易关系和跨越中亚地区的运输基础设施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背后的驱动因素应该是市场逻辑而不是对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力的敌视。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国家主权的担忧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中亚地区与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加强，这样的担忧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由于来自内部导致不稳定的威胁越来越多，俄罗斯渴望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为没有美国承诺的情况下解决极端主义、毒品走私、犯罪和地区对抗等问题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已经部署在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并提议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重新部署边境巡逻队。俄罗斯为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所作出的努力同样为中亚地区国家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了平台，尤其是当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加入该组织后。如果乌兹别克斯坦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没有为地区影响力而鹬蚌相争，那么它就更加可能重新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现在美国需要考虑如何与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维持 2014 年之后中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华盛顿承担不起完全放弃该地区；尽管美国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改革，但是保留通过中亚地区进入阿富汗的通道依然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消除对俄罗斯影响力的反感将给予美国更多外交

和行动上的选择。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俄双边关系的突出特点一直是赤裸裸地缘政治角逐。

2014年后，美国在维护中亚地区（主要是阿富汗）和平和稳定上面将不再发挥领导作用。俄罗斯希望与美国合作应对该地区面临的共同威胁。美国需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本文作者杰弗里·曼科夫 (Jeffrey Mankoff)，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和欧亚研究项目副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国家利益》网站 2013 年 3 月 21 日)

(新闻部分编译：梁辰、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美媒：朝鲜的威胁会加剧东亚核扩散吗？

朝鲜于不久前宣布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Korean War Armistice)无效。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曾在上周对韩国和美国发出愈发强烈的威胁言论。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已通过决议，以回应朝鲜 2 月份的第三次核试验。一种新生的脆弱感促使一些韩国人发出呼吁，韩国也要开展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而其邻国日本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核武库。朝鲜的威胁及其仍要继续开展的核试验会加剧该地区的核扩散吗？

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轮到中日韩上场了

美国在反对朝鲜核威胁方面有着自己的利益考虑——特别是自从金正恩把我们作为攻击目标以来——但是，朝鲜的近邻面临着更大风险。美国应该鼓励中日韩三国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进行考虑。

目前，最好的消息是，中国参与起草了上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告诉记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朝鲜要继续当前的道路，日本和韩国可能感觉要被迫发展核武器。而拥有三个核武器邻国绝对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所有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国家中，中国最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去唱白脸——虽然中国从没这么做过，而非自己站出来承担维持秩序的职责。如果中国能遵守制裁措施，并停止向平壤输送石油，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日本的利益也面临着威胁。日本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国，根本无法承受地区冲突。它能做些什么呢？中国人不认为日本对战争时期的侵略行为做出了明确的书面道歉。日本也需要一个维利·

勃兰特(Willy Brandt): 这位勇敢的总理为了弥合德国与其战争历史受害者之间的裂痕而付出了大量努力, 并因此帮助结束了欧洲的冷战。日本正在尝试当个好邻居, 但是, 它还需要更努力地思考, 该如何结束这一章节。作为开端, 日本可以明令禁止部长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 因为这座令人不快的神社供奉着二战战犯。这样, 中日两国或许能够就解决朝鲜问题展开强势合作, 同时结束该地区的冷战。当然, 日本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 然后任由自己亚洲领头羊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韩国又能做些什么呢? 韩国在美国为其安全提供保障的那些年里富了起来。美国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其盟友韩国的两倍, 而这种做法只引起了朝鲜和韩国对美国的共同敌意。2004年, 一次对韩国军校学员的调查发现, 把美国列为“国家主要敌人”的人数比例比把朝鲜列为“国家主要敌人”的比例更高。在韩国教英语的年轻美国人在一些餐厅见到了写着“外国人不得入内”的标识。如果韩国能在更大程度上承担起自己的国防任务, 人们可能会对美国人更加心存感激, 朝鲜也会很难再用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说法来为自己的核武库辩护。

二战以来, 美国一直坚定地引领着亚洲国家前行, 但是, 好的领袖善于培养新人。而机会就在眼前。

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 Hoffman)是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美国外交关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国家研究员, 著有近期出版的新书《美国裁判》(American Umpire)。

西格夫里·S·赫克, 斯科特·D·萨根: 首尔的核武器是美国

朝鲜在近期进行核试验后, 威胁称朝鲜可能“要行使先发制人的权利, 通过核打击来摧毁侵略者的大本营”。一些韩国知名人士呼吁美国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武器, 一些人认为韩国自己拥有核武器是与平壤方面达成“大妥协”的唯一途径。其实, 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对朝鲜的威胁做出反击, 但这不应依靠美国部署战术核武器, 也不是通过首尔研发自己的核武器。

虽然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最终会让他们能够制造装载在导弹上的小型核武器, 但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带来的安全威胁。朝鲜可能变得更具挑衅性, 但该国只拥有少量的钚和高浓缩铀、

有限的核试验经验，且其远程导弹试验仅取得了有限成功。而美国拥有大量精密核武器，这些武器可以部署到潜水艇、战斗机及轰炸机上，其攻击范围涵盖朝鲜。这就是韩国拥有的并且应该继续依靠的核防护设施。

美国保护其盟友不受朝鲜核武器或者常规武器攻击的安全保障非常可靠，因为我们之间有着紧密牢固的政治联盟和驻守韩国的 2.8 万名美国士兵。平壤方面应该记住，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举措都将导致其军事力量立即遭受毁灭性打击，致使其政权终结。华盛顿方面也应加速与首尔进行合作，加强区域防空系统及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进一步保障地区安全。

韩国走上核武器道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招致巨大损失。韩国在数十年前选择和平地开发核电，放弃了核弹。如今，朝鲜拥有少量核弹，但其经济是一团糟，而且该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相比之下，韩国是一个全球工业大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致力于研发核武器将会致使韩国受到孤立，经济遭受损害，但却不会使韩国更加安全。

西格夫里·S·赫克(Siegfried S. Hecker)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研究教授。斯科特·D·萨根(Scott D. Sagan)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被授予卡罗琳·S·G·蒙罗(Caroline S.G. Munro)教授一职。两人都是该校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金杜妍(Duyeon Kim): 对韩国来说，这不现实

虽然每当朝鲜挑起事端时，韩国一些保守派政客总会呼吁发展核武器，但这对韩国来说并不现实。发展核武器明显违背了国际法，将割裂韩国与最亲密盟友美国，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如果发展核武器，韩国的经济就会面临回到朝鲜战争(Korean War)时的糟糕局面的危险，还可能拖垮这一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的经济。那时，将不再有智能手机、不再有时尚，也没有人能像“鸟叔”(Psy)一样制造这么大的音乐轰动。况且，首尔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军事统治结束以来，首尔就没有再认真考虑过发展核武器。然而，当时，也是由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突然决定从朝鲜半岛撤军，使得韩国担心被抛弃，才产生了开发核武器的诉求。

但对韩国来说，现在有更紧迫、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朝鲜威胁要发动核战争，并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美韩进行了新一轮的联合军演，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面对这样的形势，应如何避免潜在冲突的爆发？在韩国为无法预料的挑衅做准备时，朝鲜历来难以预测的动向仍然令人不安。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星期，不会出现任何错误判断，从而引发不愿看到的后果。

其次，如何扼杀一个不愿被扼杀的萌芽？很明显，平壤不愿放弃它的核野心，并且一心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它是核国家。金正恩政权正在制造一种极不稳定的局势，似乎是想迫使华盛顿与其开展签订和平协议的对话，进而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同时，保留自己的核武器。

任何差强人意的行动都好过不作为。等局势缓和后，需要在某个时候重启外交对话。但是奥巴马总统有清晰的对朝政策吗、甚至对朝鲜政策感兴趣吗？

金杜妍曾是记者，现在是美国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核不扩散及东亚问题高级研究员。

道下德成 (Narushige Michishita): 日本还有其他的选择

拥有核武器，当然是日本用以应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一个选项。不过，考虑到朝鲜可能攻击日本的三种主要情形，拥有核武器不是一个有益的选项。

假如说，朝鲜在日本或其附近区域发射足够多的导弹，意图威吓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以在外交上屈从于朝鲜。在这种情况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民防等防御性措施能使日本更轻易地抗击朝鲜。相比之下，以核武器作为要挟应对此种有限的军事行动，既没有充足的理由、亦达不到效果。

如果发生了战争，朝鲜会攻击或威胁要攻击日本，以防止日本允许美国使用其驻日基地。不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将会竭尽所能捣毁朝鲜的核武器和核弹，来保护驻日美军，从而使日本可以集中精力保护本国国民。

如果朝鲜局势变得不稳定，朝鲜领导人决定对日本采取“历史性的报复”以此作为他们留给后辈的遗产，那么朝鲜可能会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击，包括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形下，降低破坏，而不是进行威慑，才是日本应该做的事。美国会尽快摧毁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力量，日本会集中

精力拦截导弹和采取民防措施，把对日本国民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利用战术核武器遏制核弹发射的地区、利用钻地核武器摧毁地下工事也许有效，不过，美国更适合担此重任。

在考虑选择核武器之前，日本有很多自己可以做的及别国建议它可做的。尽管有一些人主张，为了应对朝鲜不断扩张的武器库，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但这种想法在战略上不合理，在日本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道下德成是位于东京的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副教授，兼该校安全保障与国际问题项目(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主管。他使用Twitter。

布鲁斯·克林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

篮球外交就说到这儿吧。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自封大使，但他的平壤之行并不能阻止他新结交的好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威胁，朝鲜要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把华盛顿变成一片“火海”。

我们可以对罗德曼的朝鲜之行不屑一顾，看作是他自恋的自我推广。但金正恩的浮夸之词不该被轻易忽略。平壤在 2010 年对韩国发起过两次致命的战争行为，以及它长期以来的恐怖主义行径，这些都表明，朝鲜政府经常会把威胁进行到底。

然而，对美国进行核打击或对韩国发起全面入侵都仍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发动其中任何一项行动都必定会导致朝鲜的灭亡。但朝鲜迟早会对韩国发动新一轮战术层面的攻击。

如今，由于南北双方都有新领导上台，判断失误和局势升级带来的风险也更大。金正恩缺乏经验，可能会莽撞地越过前人也会顾及的雷池。另外，朝鲜如今拥有了新的核能力，再加上华盛顿和韩国都从未对朝鲜之前的攻击作出回应，金正恩可能会更加有恃无恐。

新上任的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批评了韩国在过去的被动态度，并发誓会在朝鲜再次发起攻击时予以“成倍”的有力回击。危险的是，即使是低等级的报复也有可能升级为全面冲突。正如一名在朝鲜半岛的美国将军发出的警告，“在你发起有限度的反击之前，你最好为全面冲突做好准备。”

由于多次外交努力都未能阻止朝鲜的鲁莽行为，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身。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的“转向亚洲”(Asia Pivot)战略本身就不过是豪言壮语而已。没有一支部队会从阿富汗、伊拉克或是欧洲转到太平洋地区。而且，大幅的国防预算削减削弱了美国的军事能力和可信度。

韩国需要改善其基本的导弹防御体系来更好地保卫其城市和军事基地。朴槿惠总统也应该实施她前任的国防改革计划，升级韩国的军队，并提升面对朝鲜攻击的应对能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已经增加了日本的国防开支，扭转了 11 年来安全预算持续减少的趋势。安倍还在酝酿早就该出台的增强日本国防能力的措施。尽管新闻媒体错误地将这些措施称为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表现，但这些措施只是取消了日本对其防御能力的自我限制，即在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海外行动时、当盟军受到攻击时或根据交战规则保卫盟军的能力。

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是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东北亚研究中心(Northeast Asia)的高级研究员。之前他曾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工作 20 年，并担任中情局韩国分析处的副处长。

(文章来源：2013 年 3 月 14 日《纽约时报》报道)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